張陽和文選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陽和文選

張元忭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刻張宮諭文集序

此予年友張宮諭遺稾也。予與宮諭同官詞林。予最善病。藥物是須。何暇及其他。卽宮諭有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要以萬物一體爲宗。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願。其望聖人而勤至之。切於飢渴。予所習知也。乃今讀其文。析理於幾微。而起戒於恍惚。譚民之瘼。若己推之。道人之善。若己有之。眞意溢發。使予對之。如對宮諭之面。親承其語。豈非精神所注。有通接於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於功德。抑惟是眞之所傳。自不可朽。如徒粉飾其辭。以是爲行遠。容非虛車之喻乎。宮諭又嘗修郡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專。或欲限以年所。宮諭曰。莫信於耳目所睹聞。又以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自視得無薄乎。於是概取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是時予南昌亦修志。予與同郡邑二三君子。皆謙讓不敢居。且爲限年。予謂諸君子曰。以此視宮諭。其力量豈不相遠哉。諸君子曰。委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卽委專矣。其能任乎。諸君子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非一眞所屈耶。嗟夫。眞者聖門所未見而思。國家所寤寐而求也。由予私心之望宮諭。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於斯文。又且秉國之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顧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無慨夫。予能無慨夫。萬歷癸巳年。弟新建鄧以讚頓首書。

張陽和文選序

清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夫生平心神所寄然簡袠煩重願更定以傳子與先大夫辱在心期曷無讓予思與公相遭星沙之濱公先一日登嶽麓去予後公一日宿古寺覩公詩淋漓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意請與公合併有日迺公再出而元標乞歸舊隱公遂爲古人兩人徒書牘往來今復從故牘中擬公嗟哉元標杜門旬日凡公所譚學者碎語尺牘亟收之而所闡揚忠孝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昔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似公自登第後所至求友汲汲皇皇若擊鼓求亡子聞一言當於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爲己辜不難以其身爲百姓請命公何心哉眞以斯道爲己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極致此公學之崖略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難華亭時右名理卽以理學爲窟宅朝登講堂夕踞華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世且爲波流且爲茅靡公亭亭孤騫至冒江陵誚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於天下爲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善鑑人者覩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穀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爲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閽鳴太僕公冤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卽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爲言孝也忠孝立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

傳也無疑抑吾聞盛德之後子孫率多賢者如公家嗣肅之兩令劇邑以循良著日惓惓於君父閒行將世傳先生之學於未艾也已萬歷壬寅孟秋月吉旦吉水教侍生鄒元標頓首拜撰

明史本傳

張元忭字子藎紹興山陰人生有異質又好讀書素羸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十餘歲時以氣節自負聞楊繼盛死爲文遙誄之慷慨泣下父天復官雲南副使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敗績巡撫呂光洵討滅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狀逮天復赴雲南對簿元忭適下第還萬里護行髮盡白已復馳詣闕下白冤當事憐之天復得削籍歸隆慶五年以廷試第一授修撰嘗抗疏救御史胡涍又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修二南之化皆不省萬歷十年奉使楚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奉二親疾湯藥非口嘗弗進居喪毀瘠遵用古禮鄉人多化之服闋起故官進左諭德直經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極恩請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申前請格不從元忭泣曰吾無以下見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啓初追謚文恭元忭自未第時卽從王畿遊傳良知之學篤於孝行躬行實踐矩矱儼然無流入禪寂之弊子汝霖江西參議汝懋御史

張陽和文選目錄

卷之一

書

寄鄒聚所

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

答俞連山

寄羅康洲

寄何太寧

復許敬庵

答周繼實

答田文學

又答田文學

與郁心齋

寄馮緯川

答徐孺東
寄傅愼所
再寄傅愼所
寄周繼實
復撫臺李漸庵

卷之二

書

奇趙定宇
答傅太守
寄羅近溪
寄查毅齋
復鄒南皐
復查毅齋
又答查毅齋
寄趙麟陽公

答鄒南皋
寄鄧定宇
寄耿叔臺
寄朱企庭
寄王荊石師
寄鄒南皋
寄孫越峯論志書事二通
寄鄧定宇
答孟我疆
答呂新吾
卷之三
雜著
長安會約序
內訓序
贈李源甫年丈序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修復朱文公祠記
東游記
游白鹿洞記
祭楊椒山文
祭俞連山先生文
薛文清從祀議
遺子說
百鍊說
甘節說二篇送孟子成
內館訓言
自警
賦得今日非昨日
十月朔日課兒曹勉之以詩
容膝軒爲喻邦相賦

惜陰篇

張陽和文選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書

寄鄒聚所

今天下士。每三歲舉於禮部者。多至三四百人。此三四百人者。非四方文學之士之傑然者乎。然而求其志相孚。聲相應。可以並驅而適於聖賢之途者。蓋百無二三焉。而此二三人者。又或各是其見。各挾其長。相遇而不相得。則信乎相知之難也。某越之鄙人。不自量其頑鈍。安欲希於聖賢之域。而因循偷惰。卒未有所成立。竊念古之君子。其進於道也。非獨其志之果。力之專也。亦賴乎多賢友之助焉。越在東南一隅。不足以盡天下之士。自束髮以來。嘗孳孳求友於四方。聞其名則識之。過其地則造而訪之。遇其人不以爲不知也而急欲與之合。求之如此其勤。然而聽其言。觀其行。莫逆於吾之心者。終莫能多得也。往歲春。獲與大廷之對。一時同舉者四百人。私自喜曰。天下如此其大。賢才如此其多。而此四百人者。又其傑然者也。則吾之所賴以爲助。而砭其愚。策其惰。以庶幾進於斯道者。舍此將安求焉。既而察之稠人中。誠各有所長。各有所見。彬彬稱有人矣。乃其心之同。道之合者。落落如晨星。然甚哉相知之難也。雖然。誠得二

三人焉。與之共學而適於道。亦足以爲快矣。安取乎多哉。蓋自見吾聚所、三臺、定宇、數君子者。而吾之躁心日以平。慾心日以釋。退而思之。恍然自以爲弗及焉。又不特莫逆於心而已也。夫以十餘年求之之勤而不可得者。一旦得數君子與之處而朝夕觀摩焉。意者天必有以厚我。而將使之不終於無成耶。自吾兄奉役而去。翰峯、三臺相繼以使歸。此會便復寥落。幸有一定宇在而常多病。京師人事紛拏。新故相續。迄無了期。絕之不可。無心而應之。則又未能泚然而往。泚然而來。吾懼夫所守之日汨也。而奚望其進焉。辟如久寐之人。俄而呼之。則蘧然而醒。須臾覺者去。還復就寐耳。安得夫覺者常立乎其側而常呼之使大寤不復寐耶。相知既難。相知而常相聚又甚難。此古今之所永歎者也。昨得手札。宛宛如對兄。學深而志一。氣靜而功專。其必進於聖賢無疑。此學之衰。至今時極矣。一講學者出。卽羣起而非之。如疾寇讎。此其罪不在彼而在此。使吾黨之士。誠學以爲己。言與行符。則人心固有公是。何至舉世而非之若此哉。幸各努力自愛。以振此學之衰。無徒負相知之名。而復泯泯與向所期許者矛盾也。憶兄行時。某贈言曰。此志苟不移。千里同音響。兄猶能省之乎。則聚散迹耳。何足爲歎。如某淺陋。亦不敢不勉。風便附此。幸更有以教我。

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　嘉靖甲子

頃聞走弔。仰見尊太翁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已足令人感動。昨聞治喪。一循古制。不飲酒茹葷。此尤卓有定見。近方與連山痛惜流俗之弊。喪事設宴。成服邀賓。忘其本而彌文是尙。奢靡相高。宜老氏以爲忠信

之薄也。正欲冀高明者。一洗俗陋。敦本抑僞。而尊太翁已毅然行之。使國人有所矜式。古所謂達孝何以踰此。夫風俗之轉移。由士大夫家倡之。異時吾越得復見古禮之遺。必自我太翁始也。昔孟子行喪禮於滕。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今日之舉。聞亦有不欲者。某敢略陳其愚。幸爲轉聞於苫次。克終美舉。服成日。止集族人及諸親之有服者。不須泛及親友。浮屠之教。禁絕不用。毋爲俗說紛紜。動搖反古之見。此挽回風俗一大機括也。吾兄其念之。

答俞連山甲子

使者來示。以天寬子傳把玩數過。令人胸次豁然。神思飛越。如目接羲黃。與之賡和也。傳中寓言多類南華老人之談。而寫出胸中抱負處。自與迥別。曩時未能深探衷曲。徒見公之面。聆公之言。則謂公蓋將游方之外。爲白日飛昇之術而未誠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既業彼術矣。則必捐室家。棄舉業。毋鄉井是戀。乃爲超然無係累也。而公皆不能。則其爲道也未誠。夫誠者成也。不誠則何成哉。且使公此心卽誠矣。亦非某所望。天下而皆若人。則天下何賴焉。天生豪傑。豈使之自有餘而已哉。乃今誦來傳。至好讀說命、及高歌出師表、愛誦岳陽樓記。始躍然起曰。有是哉。此老之自負果奇崛也。充斯志也。是眞傳說孔明之儔。而希文之匹也。向吾所聞。其有託而逃焉者耶。昔楚君問治國之術於詹何。而何對以養身之術。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故丈夫處世。其遇也。推所養以及之天下。其不遇也。超天下而獨抱其眞。其處也。爲傳巖之築。爲南陽之臥。其出也。爲國家舟楫。爲四方霖雨。扶弱統鋤強雄。託孤受命。無所不可。先憂後樂之

懷。爭光日月。不與草木同朽腐。斯誠奇男子分內事耳。夫其具在我。遇不遇在天。故常揭之座右。曰。趨勢以邀富貴。誣天數爲人謀也。假勢以市恩威。貪天功爲己力也。曾不值達人之一噱耳。此輩猶蝸爭蠅集。何足置之牙齒間。然彼修元之士。墮支體。黜聰明。悖常亂紀。無裨世教。亦奚取焉。乃今窺公之蘊。所持甚正。所自待甚重。知我者希。正老氏所貴。豈須與流俗較毀譽哉。某鄙人也。而所以自期。頗不能爲齷齪者。玩斯傳重有契焉。欲作一跋。苦不能文。聊布此復來教。且以幸傳范諸葛之復生也。某將步下風而爲之後先焉。如何如何。

寄羅康洲

夫人之相知。豈不難哉。弟與吾兄。自丁巳識交。於今十五年矣。十五年間。所與交游。不知幾何人。然而道相合。言相契。莫逆於心者。吾二三人之外無有也。自今以往。不過三四十年。卽了此一生。所謂知己者。終難多得。大都可見矣。古之人孰不歎知己之難。至欲爲知己者死。傳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夫號爲知己矣。而猶未免有所屈。則世俗之相與者也。非所以語於古人之交也。曩吾二三人之相與也。意氣懇懇。庶幾古人。豈直爲世俗之交而已哉。故弟於吾兄。分則座師。感恩至渥矣。然寧冒矯抗之嫌而不辭。何者。誠以此生知己之難。不忍一旦而棄之也。雖然。非吾兄眞古人也。則孰能容之。昨者千里相別。恩分手。竟無一言及於身心。良用悵然。既而得手書。謂弟尙牽世俗之文。久乏苦口之論。兄之語及此。斯道之幸。知己之幸也。弟乃今則可以益進其狂。而大信於知己之前矣。大抵古人之道。與世俗不能無異。

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此非龍德之君子乎。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孟氏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今反而思之。所蚤夜孳孳者。果能純於古人之道乎。抑猶因循苟合於世俗之見乎。人非聖人。孰能無過。聞過非難。使人樂告之爲難。有子路之勇則過畢聞矣。有大禹之虛則善畢集矣。風聲所召。雖千里之外應之。而況素爲知己者哉。往歲吾兄登第。弟進言曰。毋使二羅公專美於前。兄既嘉納之。不意弟之譾陋。亦濫茲選。向以是勉兄者。何敢不以自勉。遭際之奇。如吾二人者。古今所稀。意者天意或不偶然。丈夫樹立天壤間。擔荷甚大。名愈彰則責愈重。故弟願與兄更相激勵。更相箴規。寧乖於俗。毋畔於道。卓然以古聖賢爲師。乃爲無負平生之期耳。來諭謂弟所不足者。和平也。弟賦性疏戇。每自覺其失。知此二字。極是對病之藥。頻年備經疾疾憂患。亦嘗用力於此。自入仕來。動多沮挫。往時英氣。消磨殆盡。每一自省。且以爲過於依違。未能力行古道。今知我者復云然。則是病根猶未除也。敢不服膺以承大教。然弟於此。竊有辨焉。夫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似和平而非和平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似非和平而實和平也。二者路頭一差。其繆奚啻千里。弟之所懼。在違道不在違俗。吾兄忠信性成。加以培養。於此路徑。必審之熟矣。幸更以教我。弟踰春三十有五。四十將近。可以成立之時。而與俗浮沈。迄無定見。靜言思之。深可愧恨。承兄諭及輒爾披露。正欲知己互爲苦口之言。不漫然作寒暄語耳。狂誕之罪。計能諒之。

寄何太寧

使至兩承翰教。種種高論。皆道誼肝膈之言。至謂學之精以深。養之弘以裕。非常用力於此者不能道。弟

雖爲下。敢不早夜淬勵。以副知己。人之患。在志不遠而心不虛。故常以古人爲迥不可及。而自信自是於流俗人之中。有志之士。不以今人自待。而常自待以古之人。常自待以古之人。則吾之不逮於古人者尙多也。而敢自信乎。自是乎。故立志遠則其心不得不虛。其心虛則進爲不得不力。斯其爲君子矣。人生百年。光陰無幾。醉生夢死。亦良可惜。如吾兄明敏之資。厚重之器。而加以志之遠。心之虛。則何古人不可到。幸以來教云云者。彼此努力無負此。何如何如。

復許敬庵

周友歸。承手教。眞切勉以及時進修。敢不敬佩。周友道彼中聚會之詳。益令人神情飛奮。弟不難千里求益。家君抱疴未敢他出。頃亦習靜雲門。謝卻塵事。第當學㘝俗敝之時。孑然獨處。漫無所得。追維往昔。造廬夜坐。忽忽七年。猶然故吾也。中夜思之。不覺流汗。嘗誦程伯子之言曰。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弟謂當今所急。在務實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議論。愈篤實愈光輝。愈易簡愈廣大。此弟所日孳孳焉而未之逮也。丈其以爲何如。

答周繼實

得書。既諗近況。且示我用功之要。詳悉眞懇。敬當鐫佩。不肖於此。何敢一時放過。頃於調和情性上。稍覺有進。然麤浮故習。猶時一舉發。大未能成片段耳。不肖看得甚切。非泛泛者比。日常用功。亦儘有冷煖自知處。非兄莫可與語也。佛書亦未嘗厭觀。但其中亦有重複饒舌處。似不若吾六經之簡直而切於世用。

於此且未能徧觀於彼實有未暇耳夫士君子苟有濟世之心則一切典故悉宜考究不肖之倦於披覽佛書意亦各有在也且學者苟平其心直其行即不識一字何妨不然雖誦法華經三千部於我了不相關兄以爲何如不肖非好辯恃兄知我故敢盡露其心腹胃腸耳當今佔畢之徒以此學爲笑談而豪傑超悟者又多歸依西方之教孔門中毅然承當者寥寥無人尤可慨歎兄之見既牢不可回其大段已是超絕千古獨何忍爲如來弟子不爲吾孔氏之門作赤幟耶言及此不覺悵然

答田文學

不肖不自量竊有志於學古之道然以偏駁之資淺陋之識每自省罪過種種旋滅旋生如蔓草然光陰迅速成立無期所賴直諒之友相與切劘匡救共登道岸如來諭云云獎借非分意者姑誘而進之非忠告之言耶夫士習之衰至今時極矣彼流浪於醉夢之場者既茫然不知此學爲何事閒有有志之士又或任意氣而昧本原即於言動之間檢飾摸擬費盡許多氣力終不能打成一片揆之聖賢易簡之旨相去遠矣先儒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噫此樂不在仲尼顏子而時時在我學不至於好且樂則苦難而欲止今欲尋樂豈待外求哉誠於心髓入微處洗滌磨鍊黜一切外馳之念令心地常虛常明好惡不作人我頓忘至於外境之順逆好醜任其去來而我無動搖則日用之間一言一行自然發而中節動合古人無事摸擬而自無繆戾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試以此窺仲尼顏子之樂其與我有異乎不邪不肖非曰能之蓋年來質之先覺證之聖經而可以的然無疑者如此兄試於此求之其效亦日可見若夫

規誨之言。不肖且傾耳以俟之矣。

又答田文學

吾兄忠信力行。內外無閒。當此叔季之世。而卓然自立若是。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學問之道。豈有止法哉。因其所已能。而日進其所未能。此古聖賢之所以孳孳而不肖之所望於吾兄者也。吾兄於此學。所以苦心極力者。固已至矣。前書云云。誠欲兄進於孔顏之樂。以自釋其苦也。而來諭顧謙讓不肯當。又以貧困之值事多拂逆爲言。夫古來處困窮、遭拂逆。孰有如孔顏者哉。當其疏食曲肱。簞瓢陋巷中。豈有如意之事。而孔顏處之裕如者。其所見者大也。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假令所見者小。則豈惟逆境易搖。卽順境中尤有易陷溺者矣。豈惟貧困者有不足。卽富貴之極。尤有不易足者矣。君子之學。處順處逆。其所當用力者。一而已。要未可以難易論也。近世學者之弊。在議論多而實踐少。不肖方以此爲戒。然承下問之及。而不悉所知以告。非爲朋友之忠也。故復略而陳之。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曾子之三省。省此心也。孟子之三反。反此心也。居處之恭。持此心也。非禮之禁。閑此心也。謂一貫之外別有學問者。非也。謂一貫之教。獨私於顏曾。而門弟子不得聞者。非也。謂曾子孟子之學。終有異於顏子者。非也。心無二故學亦無二。二之、非學也。朱陸二先生之優劣。前儒辨之詳矣。今亦何敢妄議。但象山之學。每於人情事變上用工夫。則豈偏於高明者哉。晦翁之學。嘗讀其詩窺之。如所謂源頭活水、中流自在、無中含有、體用無閒云者。則豈泥於事物者哉。夫外事物而言

虛無此二氏之妄也外心而言事物此俗儒之繆也皆非所以語二先生也吾兄謂摸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學而上達不肖竊以爲古人之言行有限而吾之日用應感無窮如之何其擬之摸擬於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司馬遷所以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摸擬於吾之一心之爲易且簡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多識非務外求自得於心也又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言議擬於一心以成不測之用也若徒一一摸擬於古而不執其要則於心終無所得而變化之用不幾於窒乎夫不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摸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不肖竊以爲心普萬物即是忘物情順萬事即是忘事豈有絕物厭事而可以言忘者哉亦豈有外其本心而可以言普物順事者哉嗟乎嗟乎不肖自量何所得而大言若此眞是貧子說金矣惟兄虛心而聽之不以所能者自足而以所未至者自勉不以目前之苦而舍吾自有之樂不求古人於千載而求古人於一心不肖所望於足下者甚不淺幸相與努力焉何如何如

與郁心齋 時修會稽志成·搢紳中有訾之者·故有此書·

任事與任怨相乘知我與罪我並至此理之常無足爲怪古人有言但存心地無諸惡刀劍叢中也立身而況於區區之詆毀乎若於此處稍動一毫則風急天寒之夜安能當門定腳此老長者或以此試我教我乎未可知也幸爲我謝之書偶成二偈似兄一笑

煩惱無端孽火焚黑風漂沒笑於君自從會得清涼意火烈風狂總不聞

四大由來和合成眼前贅毀亦何爭任教呼我爲牛馬自信胸中只坦平

寄馮緯川

生而知之者上也性之聖湯武猶不能與況其下者乎今人氣習拘蔽已甚少無小學之功長鮮師朋之助所可自力者不過困知勉行之事乃欲舍勉強之行而徑語自然之妙卒歸於自欺而已矣

湯言日新易言洗心夫心本無垢何從而新心本無汙何從而洗蓋無垢無汙者心之本體也物交於外欲動於中能無垢無汙乎是故列聖之所爲惓惓者惟懼其本體之有蔽也去其所蔽以還其眞而學無餘事矣

古人之講學講其所行也古人之力行行其所學也學行豈兩途哉今也不然講學者惟務於空言而忽躬行之實力行者徒徇乎應迹而忘著察之功斯二者蓋胥失之矣宋儒分析誠多支離然當時講論皆尙名檢故一時人物卓然可稱今之言學者信心而遺行崇虛無而蔑禮法作僞之士得假其說以自文曰任眞曰妙用曰不顧毀譽只成得箇無忌憚而已聖門立教不曰忠信則曰恭敬其所慮者遠也今人談釋老者非眞能行其言也樂其言之足以飾私而肆欲也吾誰欺欺天乎

答徐孺東

奉違忽復改歲矣敝邑之民謳歌思慕視兄行時益甚卽往時有以私意口吻其間者今亦歎服不置矣

蓋兄之治吾邑。其他尙或可能。至使吏胥拱手而無爲。徵輸不嚴而自集。村廬無叫號之聲。公門撤市酒之肆。則豈尋常工逢迎賈虛譽者所能致哉。兄之膺簡召拜諫垣。不足爲兄喜。所可喜者。朝著之上。公論明而選舉當。居天子左右。有正人君子也。昨見邸報。知愼所兄事。方食爲之廢箸。不審章內何所云而聖怒至此也。此兄往在會中。恂恂似不能言。今顧鯁直若此。安成眞有人哉。但主上誠聖明。而尙在沖年。非可盡言之時。且今世路可謂淸平。願諸丈持之以愼重。出之以和平。毋爲過激之論。以傷熙朝之大體。何如何如。

寄傅愼所

往在京師會中。見兄恂恂不輕出一語。心竊識之。謂誠篤厚君子。頃得大疏讀之。慷慨數千言。忠誠懇惻。則自愧曩時知兄之未深也。昨又見畏所兄疏。言則直矣。所以爲宗社慮者。似猶未盡也。老師自當國以來。可謂有敏斷之才。沈幾之智。其任事任怨。亦人所難。使更虛其心。宏其量。以容納善言。培養元氣。則昭代賢相。亦無以踰之。今主上方幼沖。所賴者一二大臣也。而乃欲其節收大臣權勢。夫權不在臺閣。則必在宮闈與宦官矣。權歸臺閣。卽有差繆。終去繩墨不遠。萬一主上盡疑輔臣。收其權歸之宮闈與宦官。則豈宗社之福哉。誠爲宗社計。則今日論事。須先虛我之心。婉詞以規之。庶幾於君相有補。若攻訐大過。將來激成熙寧之禍。吾黨烏得獨辭其咎。明道之處荊公。固萬世法程也。

再寄傅愼所

自來豪傑之士。慷慨諫諍。既足以重於一時。而或負其意氣。沾沾自喜。則其所就亦藐乎卑矣。今讀來書。乃不少滿假。過自貶抑。以是知兄之養益深而志亦遠。唐子方諸人。殆無足多也。敬服敬羨。弟前所論畏所兄云云。特據節收權勢之一言而少之也。頃始得全疏觀之。其詞嚴。其義正。即使百世而下。相天下者見之。猶當毛骨竦然。知清議之可畏如此。其有關於世道。豈淺鮮哉。所望二兄益精此學於震撼動忍之餘。則尤朋儕之願耳。

寄周繼實

京中近無他事。時得會臺老聞所未聞。海內諸良友。亦時時相切磋。頗有省發。來教謂弟近年進修。與酉戌年稍放寬。弟自省因循之病。豈不自知。非兄愛我之至。其誰肯以此相規耶。感切感切。學問以必有事爲主。既知有事矣。著一忘字不得。亦著一助字不得。弟之病恐涉於忘。兄則恐涉於助。不可不交警也。即如憫時憂世之志。亦須事機到手。方可展布。平時即汲汲孳孳。空言何補。祇足以取憎召謗耳。弟謂敬庵兄憂世大切。意蓋如此。當孔子時。簒弒相踵。歸政私室。乾坤或幾乎毀矣。然孔子於應答之間。每就事論事。不爲過激之論。至與門人談說。自學問之外。未嘗輒慨時事。此豈一日忘情於斯世哉。吾輩今日所可自盡。惟修己以俟時。隨所遇之大小。以求利濟於物而已。若以傷時憤世之念。橫於胸中。即屬有我出之。必不足於和平。即非聖門近裏之學。鄙見如此。兄試參之。以爲是不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近居京師。時誦此以自勉。平生多麤浮之氣。頃年方用意克治。不欲爲過高駭俗之行。

然亦未能便成片段。工夫甚難。悟齋公曾以挫其銳。見箴每用鐫佩。會開幸一致謝。

復撫臺李漸庵

每會計敬庵、周繼實諸友。爲言門下勇於任道。樂於取善。而於當世之務。若燭照而數計。其應之也。若桴答而川湧。無凝滯也。某於是勃勃有執鞭之思矣。乃者徼天幸。特假大賢於我桑梓之鄉。而某又職鉛槧。在輦下。無能隨諸父老後。掫迎道左。一慰生平。悵恨如何。雖然。海濱僻陋之區。幸賴仁者之膏潤。以輯寧其室家。化導其子弟。則某也蒙惠渥矣。奚必一見之爲快邪。伏承翰教。恍然如聆謦欬之音。且辱虛懷詢以桑梓利弊。某則何知。敢妄陳於長者之前乎。某少也見閭閻所苦。惟徭賦爲甚。富者往往破家。貧者至鬻兒女。顛迴萬狀。控告無門。自龐惺庵公祖叅爲條鞭之法。而後奸吏無所舞緣。豪右無所詭避。十餘年來。困者漸甦。仆者漸起。其爲吾澍之利甚大。往歲聞建議者稍有動搖。民閒洶洶。復賴鳳竹公祖主持良法如故。乃私憂過計。則恐是法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士夫。尤不便於郡縣。將來百計動搖。未可知也。伏惟門下察閭閻之疾苦。持良法於不搖。則吾澍之民。世世被覆露之澤。寧有涯邪。某之爲此言。爲地方計。亦爲子孫計也。且意門下視民物爲一體。通人我爲一心。某即未由面晤。乃此念傾注久矣。況又承下問之及乎。惟長者采其言而矜其誕。幸甚幸甚。

張陽和文選卷之二

書

寄趙定宇

往歲潦略奉訊。間及致虛之語。既復自愧。己實未能。而徒以道聽之說。陳於有道之前也。頃辱手諭。亹亹盈幅。不以鄙言爲迂。而謬有取焉。以是益徵我丈量甚廣。心甚虛。卓然以古之大賢自期待。不徒以一節自多者。令人益歎服不已。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迹異而心同也。孟氏亦云。或近或遠。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言事殊而歸一也。夫所謂同。所謂一者。難言哉。難言哉。丈今角巾林壑。實抱宗社蒼生之憂。弟不自量。誤以此身再入塵網。竊欲如釋氏所云。汙泥中生蓮花者。而實未能也。日前種種。直是浮雲芥素。何足較量。來諭謂正人必先自治。此一言以蔽之矣。吾輩今日所當服膺者。亦惟反之身心。日滌月洗。務使此中澈然無所染著。屹然不可動搖。而後他日足以應天下之事。不然。則人之議我。與我之議人。相去幾何。古來豪傑聰明自負者不少。而卒至於釀禍。當時取譏。後世其病。每由於此。安可不懼耶。邸中別無好況。惟得與四方有志之友。旦夕相切劘。以攻去病根。差足爲快。丈山中自復庵丈外。所與同德相觀者幾人。人各有所長。有所短。我略其短而取其長。在在皆我師也。丈

其以爲何如。

答傅太守

小兒輩蒙稱向不敢與外事。僕時時檢束家衆。毋干法紀爲誡。儻更有倚而犯於臺下者。幸臺下洞察而重懲之。俾不獲戾於鄉黨。則拜賜多矣。稽山書院者。文公之祠在焉。二時皆有祭。蓋越中盛典也。近奉明旨。所在書院雖毀。而先祠及公館率仍其舊。蓋立法誠嚴。而委曲調停。是在行法者加之意而已。昨會環洲公云。稽山亦行召佃。乃兄因而納價。大以爲駭。因言吾輩、今日識義理。取科第。伊誰之賜。而一旦毀其祠像。獨何忍乎。聞已有啓奉布矣。及查謝院原題。止云稽山公館。似尤可以無毀者。伏惟臺下委曲圖之。務存先賢之祠像。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僕書屋數椽。在祠之東。日夕瞻依。尤不忍其遽毀也。輒用懇懇。若此。臺下其亮之。

寄羅近溪

辱惠語錄。時時捧玩。不啻師保之日臨也。頃入都門。又幸會黎文堂、及楊復所。並門下入室弟子。時時聚晤。輒演師訓。某雖不敏。昭然如發蒙矣。夫道本自足。不假人爲。在聖非增。在凡非減。反而求之。卽凡卽聖。凡門下所開示諄諄。豈非千古聖學之的傳也哉。顧某區區之意。以爲人之資稟不能無高下。而教人者亦自有權實。直指本體。不落階級者。其實也。旁引曲辟。務以漸入者。其權也。上根之人。可以實語。中下之人。必以權諭。孔門之一貫。惟二三大賢得聞之。而其所常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要之文行忠信。無非一貫。

使能者可以默悟。而不能者亦有所持循。此所謂循循善誘者也。若以祕密妙藏。而人人槩語之。不幾於褻吾之道而起人之惑乎。復所欲廣師門之傳。每對人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先生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經云。理以頓悟。事以漸修。悟與修。安可偏廢哉。世固有悟而不修者。是徒騁虛見。窺影響焉耳。非眞悟也。亦有修而不悟者。是徒守途轍。依名相焉耳。非眞修也。故得悟而修。乃爲眞修。因修而悟。乃爲眞悟。古之聖賢。所以乾乾惕若。無一息之懈者。悟與修並進也。門下語錄有云。靜時惺惺然戒愼。動時惶惶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見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此愼獨之旨。而一念萬年者也。某之所謂功夫。如此而已。易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智慧欲其高明。踐履欲其篤實。此亦悟修之說也。近世學者。窺見影響。輒自以爲大徹大悟。而肆然不復修持。決潰羅而蕩名儉。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某竊有憂之。故每對學者。必以悟修並進。知禮兼持爲說。蓋正以善發門下之蘊。而非敢相背也。茲因文堂之還。直述所見以請。惟門下一一批示。使不迷所往。豈勝懸切。

寄查毅齋

不奉顏色者數年矣。每辱手教。拳拳引之大道。某雖駑下。敢不時時淬勵。以庶幾無負長者。某之有志於仁也。敢曰已識仁體哉。長者反覆問難。且曰畢竟仁是何物。某聞之。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最明切者。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二語。可謂善於形容。然亦未言仁體也。

他日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故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德卽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德爲德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烱然肫肫然淵淵然浩浩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仁者識其體是故視我猶人視人猶我視我與天地萬物如腹心手足之本爲一體癢疴疾痛無不相關觸之卽覺感之卽應不待矯強不待擴充而撫摩調護自不容已彼不仁者妄以四大爲我而□膜之外便爲胡越雖父子兄弟之間尙不相顧何況其他所謂麻木痿痹雖投之鍼砭冥然罔覺此其人雖幸生其心已死久矣是故仁則爲人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不仁則近於禽獸身且不能保而況於天地萬物乎求仁之教孔門屢發之要非始自孔門也千古聖學相傳惟此爲要舍此非學矣

復鄒南皐

當丁丑之冬天常大裂人心幾死矣賴諸君子毅然起而力維之而吾丈起最後語最直氣最壯某時在越聞之且泣且喜謂世道不幸而當此時猶幸而有此人也壯哉行俚句末及茅焦亦偶取其迹之近似云耳若丈學正而養邃非僅僅以名節自見者彼焦也何足比數顧向聞車從在長沙某方下自祝融日夜趨赴則已發兩日矣悵然久之已而拜翰教之辱捧讀再三恍然如對夫君子小人辨於所喻舜蹠之分決於雞鳴此孔孟家法也近世論學者孰不訾宋儒爲支離然當時界限甚嚴故士多篤行世教有賴

焉。乃今往往崇妙悟而略躬行。就其所談說。人人自以爲顏子。卽由賜弗屑也。夷考其行。乃或有大謬不然者。遂使世之人。得以議其隙。併槩其餘。俗靡道衰。無甚於此時。其咎將誰諉哉。某質陋學疏。敢曰私欲淨盡。然不敢不兢兢自勉。如來教所云也。昔人謂破名利關是小歇腳。破生死關乃大歇腳。某嘗以爲二關總是一耳。何者。世人蠅營蝸鬬。貪生畏死。何爲也哉。豈非名利之念牽之乎。二妄既除。一切俱泯。生何足貪。死何足畏。此豈特小歇腳而已。如丈者。閙大歇腳人也。而諄諄以此爲訓。某誠有慨於中矣。向來每與高明者言之。輒以爲第二義。非某所敢知也。今世道一新。士氣可謂少振。然漆室之憂。尙有難言者。大抵三代而後。得一時小康足矣。氣運則然也。丈入京幸且括囊素位。勿更爲賈生之慟世。目下善人日少。千萬自愛。

復查毅齋

來教云云。皆根極要領之論。讀之數過。令人惕然有省。某淺中疏外人也。豈得如長者所厚望。以調元之事謬屬之耶。顧平生問學。竊以爲調元贊化。不獨長民者爲然。卽一介之士。其澤有可施。其責有不容諉者。萬物與我本爲一體。毛髮痛癢。無不相關。彼漠然而不顧。與夫悍然而自恣。種種私意。皆痿痹不仁者也。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舍仁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昔日之荊公。與今日之荊州。其平生所學者。管商之富強而已耳。申韓之刑名而已耳。當其時豈無以求仁之說爲二公告者。則見以爲迂腐而不入。嗟乎。管商申韓。彼且不能保其身。而況於天下乎哉。仲尼於及門諸高弟。若由、求、賜、赤。皆不許其仁。又其時名

卿大夫。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亦不許其仁。甚哉仁之難言也。然仁、人心也。人人所具是。自以私意蔽之耳。故仁則無私矣。無私則仁矣。學者學此也。安可以難自諉也。某嘗書諸座右。曰滿腔皆惻隱。舉目有神明。此兩言者。非曰能之。亦勉焉而已。若夫行藏用舍。豈可預料哉。今世道再新。正人彙進門下。已爲朝議所舉。且旦夕召用。儻可一出。以副上下之望乎。是固仁人之心也。拙齋丈視郡既數月。憂民之憂。利民之利。迥然出於尋常。某時有贊訂如來旨。誠不敢有所隱避。非爲拙齋也。要亦一體之義。不容爲秦越之視耳。調元贊化。安能遠期於他日。且以少盡於目前。苟於物有濟。在人猶在己也。某固將以此爲學也。門下何以教之。

又答查毅齋

此番領教。較京師更爲親切。蓋門下之造詣。愈篤實。愈光輝矣。不肖淺陋。無足比數。顧平生於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二語者。亦若得之天性。年來從事於學。自覺其褊且隘也。用力刮磨。已稍稍去其圭角。而病根終在。門下見諭及之。眞是切中膏肓之劑。敢不鐫佩以終身乎。不肖每自體察。若此心眞如太虛。無人我。無善惡。則一切分別相亦何從生。惟於此體未能究竟。故種種隔礙。旋滅旋起。雖強制之。終不可得。則端本澄源之功。不肖安敢不黽勉耶。拙齋丈乃有大力量者。治郡踰年。大綱已畢舉矣。不肖時有忠告。亦惟以虛之一言爲獻耳。惟虛則善言易入。惟虛則應事不疏。學莫有要於是者。門下以爲何如。

寄趙麟陽公

每閱邸報。朝議迄今紛紛未已。而諸老於諸言者。各持一見。各爲一黨。不謂世道方號清明。乃復有此氣象也。然觀老年伯前後敷陳。無非忠厚正直之意。其中二疏。若申飭言官以寬聖怒。曲原故相以存國體。此皆同聲附和之流所不能道。而千百世之後。必以爲確然不可易者。然則障狂瀾。持國是。尚有人乎。天下事每成於同而敗於獨。未有大臣與言官爭勝而可以稱協和者也。且近日諸言者。激於意氣。闕於詳愼。則有之。然安可謂非忠讜之士哉。是在諸老大臣。休休几几。平心以容之。和氣以道之。庶誠無不應。虛無不通。師師濟濟之風。儻猶可追乎。若目之爲邪。斥之爲黨。恐彼人未肯輸服。適所以激其怒而助之攻也。此意在老年伯獨明之。聞羣情無不歸嚮。世道幸甚。肴窺諸老。似猶持勝負心存人我相。意者當局而然耶。老年伯之前輒肆其狂若此。勿以示人也。一時賢者。猶未盡用。敬舉一二。以備採擇。勿以爲罪。

許敬庵前此謫官。原非其罪。此兄氣定心誠而才練尙有人不及知者。前時在駕部。一二條陳。坐省淮揚數十萬。今若使獨當一面。必大有可觀。卽不次用之。誰曰不可。奈何令人淹一郡邪。

徐孺東雖少。不足於和平。而明遠之識。敏達之才。世罕其儷。今第處之閒散。優游歲月。且冉冉老矣。可惜也。似宜及時超用。令得展布。

陶泗橋年伯。平生淸謹。雖列上卿。恂恂無異韋布。蓋卓然有所不爲者也。正宜還之舊職。以風示庶僚。坐鎭頹俗。可令久在林壑耶。

孟我驅名秋者。荏平人也。令昌黎七年。民稱孟母。稍遷廷平。居京師。饘粥不繼。而歌詠自若。風動一時。

江陵獨知之。時山海缺人。有旨推廉能者往。特越次用之。竟以執法招忌。考不及。乞致仕家居。惟茅屋數椽。兄弟共處。許敬庵常過其廬。謂大江以南。無此風味也。若此君者。雖未必可以奔走集事。亦宜一舉用之。令頑鄙之徒。知上人意嚮如此。庶幾有興乎。

臺中如嘉善丁君賓。四川敖君選。皆以狷介稱。而丁尤養深見定。今天下治忽。惟在巡按。而舊習難挽。頹風難振。二君一在告。一在制。宜及時破格。催取供事。誠得一二人爲倡。十數人布列天下。吏治民生。其有瘳乎。

無錫顧君憲成。有學有守人也。以吏部在告。

遼東蕭君汝芳。步趨古人。不欺幽獨。聖賢之徒也。以進士在告。二君毋亦可以示意嚮速之來乎。

以上數君。不肖尙有未識其面者。第得之深知博詢者如此。敢以其槩聞。昔在有虞。舉一皐陶而不仁者遠。蓋風之所動者神也。惟老年伯留意焉。當是時。幸秉銓有同心者。而不爲一二破格之舉。則又將誰望耶。

答鄒南皐

不肖懷仰高賢。奚啻飢渴。乃罪深罰重。罹此大故。種種與願違矣。今世道已稱再新。而正直之士。終不能久於朝著。不肖去春報劄。已預卜其然。故願吾丈之少自愛也。爲國體惜也。若在丈則既上不負明主。下不負所學。夫復何恨。詳閱諸大疏。慇慇懇懇。無非實心。無非實用。曾有一字之譁。一語之迂者乎。然而竟

不能售則蒼生福淺耳江陵公平日自是自私倚信羣小結怨搢紳致有今日之禍固其自取然至於籍其家辱其母殺其子弟則太甚矣十年翊贊之勞豈容盡泯即如籌邊一事十餘年西北晏然誰則主之此其罪與功亦應少準而一旦斬艾之若此於國家元氣得無少損乎麟陽公一疏殊爲卓然吾丈云云眞正直忠厚之論也來教云一眞一切眞一僞一切僞誠然誠然不肖自省因循黏滯敢自謂一切眞乎可愧也吾丈所薦諸名賢今多以次召用而胡先生猶見遺何也又如許建昌者有學有守之士也丈薦及之甚當乃猶蹭蹬一郡畜以凡品孫文融烏得辭其責耶

寄鄧定宇

弟十年之間并失怙恃每念人生眞如電光石火碌碌昏朝竟成何事緬懷司空圖實獲我心先人所遺有山曰南山風水頗佳而久未得穴以徧山皆石也頃遇宛陵一友偶得土穴先人葬事已定弟即於其地爲壙令可埋骨世俗共駭之以爲盜計予謂不然人生百年者絕少其次七八十皆稱中壽予今年四十有七矣藉令造物者假我以八十光陰亦過大半尙可謂盜乎山之左舊爲別墅因搆一小閣面羣峯俯鏡湖朝夕假息其中先隴相去只數里拏舟可至此外足不他踐事無他涉翛然物外人矣即成仙作佛吾亦不作此想又況其他兄其許我不耶

寄耿叔臺

長公起當要樞一時秉銓總憲類皆正人新安相公疏云庶幾弘治之盛誠非過稱但事機物情種種可

憂。有如來諭。太阿之柄。日漸倒持。不知將來作何究竟耳。江陵師十年輔幼主。安可謂無社稷之功。祇緣自是而又自私。卒有今日。然亦大慘矣。言者徒知取快目前。而投鼠之嫌。手滑之漸。曾不少念。吁、嗟嗟。不已過乎。一二老成國之紀也。且必欲排去之而後爲快。抑又過矣。然所謂老成者。胸中尚覺有物。是以愈爭而愈離。甚矣致虛之難也。弟負罪伏苫。不當更談世事。偶因來諭。輒縷縷及之。不敢爲他人道也。聚所兄物故。眞斯道之戚。弟於此兄知之最深。不在兄下。覽兄奠章。令人淚下不能止。曩嘗偕在京諸友寄奠外。鄙詞錄上。然不能盡此兄百一也。所云辭受進退之大閑。眞爲至論。今人問學類多虛談而鮮實行。大都此處檢點不密耳。弟與定宇向在京師。實不敢放過。然隨俗習非。亦竟未一一慊然於心。他日尚欲斬截一番。兄其試觀之。所封內江志一袠。偶閱兄序。言言皆可佩服。自來敍志。未有若斯之詳者也。卽此亦領教多矣。敬庵兄督學之轉甚稱。久鬱乍伸。諒兄所共喜也。弟始祖派自綿竹。今年遠不可考。彼中同姓者聞甚蕃。兄暇中試爲一訪之。

寄朱金庭

手教所云。參以意氣。便不和平。與以己私。便不正大。旨哉言乎。兄日夕秉軸。但時時提醒此語。以正大和平宰理天下。豈不爲昭代名相耶。設有毫髮與此語相戾。弟當效長孺之戇。盡言以爭。兄其許我不耶。今世賢士大夫。往往作惡講學諱而不談。弟謂講學者惟恐不眞耳。若認眞講學。時時提醒。則所謂意氣己私。此二障者。一照可破。一割可斷。何至如近世之紛紛者哉。

寄王荊石師

不肖某伏在苫廬。側聞當宁宣麻。起我師於里中而授之政。田夫牧豎。無不舉手加額。頌聖天子之明。而太平之澤。行且身親被之也。蓋主上察羣情而思良佐有日矣。然必屈指祥禫之期而後。乃今降温綸。命特使。其須之甚殷而體之甚至如此。自昔聞人碩士。挾非常之具。或舉世信之而上獨疑。或其君信之而衆不嚮。上疑則無以展其謀。衆不嚮則無以伸其志。未有上下之間、交知而共信、如今日者。斯民不見三代之盛。已千百年。天其復將昌泰運於斯時乎。天時不可失。聖眷不可孤。師宜不俟駕而行矣。意者孝思純篤。尚猶戀戀於慈闈乎。竊惟太夫人健甚善飯。奉板輿而就養。當無難者。不然。則仲氏英孫。承顔聚順。師雖暫違綵侍。太夫人必愉愉百年也。師其念宗社而哀蒼生。幡然一出。勉副聖天子側席之意。幸甚幸甚。每憶師出都門時。語某曰。立朝必如狄梁公。乃爲大格局。今天下士仍澆靡之習。事多隱伏之憂。非梁公其人。莫能轉移世道。非師其誰爲梁公者。且今元老。可謂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又與師最爲同心。庶幾有兩梁公矣。丙魏房杜。將不得專美於昔。此某之所以喋喋慫慂而不能已也。某又憶往時。嘗以虛之一言爲我師獻。惟虛則無物無我。以天下之心爲心。無適無莫。以天下之事處事。秦誓所謂斷斷休休者。蓋言虛也。我師不談虛而用虛。某既書諸紳矣。而猶云然者。禹益之於舜。不以其既聖而忘逸游之警。諄丹朱之戒。舜亦不以己之既聖。而逆耳於二臣之言。無非虛之至也。我師日在政府。某自是候問希闊矣。茲謹專一力。伏送道左。輒布其區區焉。伏惟我師矜其愚不罪其誕。孤某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寄鄒南皐

前書記來拜手教。極荷惓惓。及讀覺軒記。倍令心境冷然。塵垢一洗。受益弘深矣。南中同志之會。落莫已久。頃賴吾丈主盟。實意所觸。興起必衆。道之將行。庶幾有兆。乃丈又北轅矣。然丈今所司。抑揚進退。非徒託之空言。所以轉移世道者。爲任益重。曩時有言責。既已盡其言。乃今有官守。則當盡其職。用之則行。孔顔所欲。聞丈更欲請告。何也。邸中論議未平正。賴一二虛心直道者。持衡其閒。但爲潔身之計可乎。且今彼此交攻。彼以此爲邪。此以彼爲逆。道路所傳。雌雄孰辨。丈入京則是非自明矣。丈夫抗顔天地間。獨自撐立。不隨人腳跟。不傍人口頰。此吾丈生平可自信也。今日亦何所避而不往耶。計疏上必不允。敢以此贊丈之行。前趙定宇兄途中書來。亦以此告之矣。近聞海公入南銓。一時僚寀。凜凜斂戢。此老雖未足於和平。然勁節正氣。自足以激頑立懦。當今士習日靡靡。突梯滑稽。賢愚相踵。昔人謂須服大承氣湯。此亦其時。非得若人矯厲而振飭之。江河之勢。曷有底止乎。人情多忌憚。異議必生。丈入京宜力爲主持。如此公佐銓掌南院。皆無不可。惟往時爲巡撫。或不宜耳。今執政可謂虛懷。荆老又以正直佐之。太宰及總憲。又皆眞正人物。丈凡有言。當無不入也。士苟長往山林則已矣。若欲用世。舍此時又何待耶。部中若徐賓梧之温粹。魏崑溟之剛介。顧涇陽之凝定。皆不可易得者。涇陽雖在告期。亦將滿矣。善人多則天下治。陽明盛則陰氣消。丈宜力任之毋讓。況明年大察。誠預爲咨詢。所在不職之吏。雖有薦者。黜一以警百。世道生民。豈曰小補。凡此是丈分內事。此外一切。幸姑置之。何如何如。不肖與康洲、金庭。皆總角交。康老忠信

且好學。無俟不肖之從臾。業已致尊意矣。金老、外和而內介。氣定而識練。且於丈爲知己。幸早晚相與左右之。亦扶掖善類之一端也。

寄孫越峯論志書事二通

姚志云。人物是非。必百年而後定。杭郡志傳人物。亦以五十年爲限。此特爲避嫌遠怨之計耳。非大公之心也。古今稱良史。莫如左氏、司馬氏。彼其所評隲。多同時之人。孔子作春秋。不嫌於自敍其績。若必待百年五十年而後書。竊恐歲月逾遠。文獻益湮。將使賢人哲士之懿行。卒以泯沒不傳。罪將焉辭。故今所列。第據各邑志之所已載。及名宦鄉賢祠之所已祀者。更就其中刪次而書之。若行誼不甚彰灼。鄉評不甚許可者。雖志所載。祠所祀。亦不敢入。其或志所未載。祠所未祀。而閒有立傳者。必有行誼嚼然。鄉邦所共信者也。要之矢心天日。必不敢以一毫私意攙雜其間。但耳目未廣。遺漏尙多。敬虛左方。以俟續入。國朝實錄。凡大臣三品以上並有傳。美惡咸在。況曾賜謚贈官。其人類多可稱者。郡志所不得遺也。但不敢過爲褒美。以爽其實。至若山林隱逸之士。名聲既不易聞。必旁搜而畢錄之。以厲頹俗。孝子節婦。已經旌表者必書。其或寒宗僻壤。旌表之所未及。而孝節素孚見聞之眞者亦必書。第遺者必多。亦俟續入。

兄纂次近有緒不。弟日夕幹辦。日覺其難。茲將編次數條奉覽。損益筆削。更望兄直示也。紹興人物本多。與他郡不同。其尤多者。則名臣一條。兄向言如姚志、百年內、止載四公。固爲精簡。但各邑俱新修。嘉靖來人物已備入。人數不少。卽如山會二邑所載。其人儘有不可刪者。獨姚志頗爲寥寥。他日各邑俱多。而姚

江獨少。恐人必歸咎於兄耳。弟意郡志自與國史不同。郡志紀一鄉之賢。苟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也。如黃公珣、陳公雍。實錄中皆有美詞。又湛甘泉公。撰胡東皐公墓誌。內述先文恪公嘗語人曰。吾姚仕宦而清貧如寒畯者。胡公東皐、宋公冕、胡公鐸、稱姚江三廉云。湛公言必不誣。則是三公者。皆可書也。外見老所開名姓。乞一一批示。內中須取得六七人。乃與各邑相當耳。叔世論人。取其節焉可也。弟觀貴邑岑君所修志。儘自簡嚴。然今嗷嗷不已。問其所可指摘者。則又莫能舉也。得非本無可指。特以其立例太嚴而一時人物多不見錄。故怨謗叢生而吠聲者因之乎。古人貴揚善。又曰。成人之美。則今日之事。斷不宜苛且隘也。兄謂若何。

寄鄧定宇

徐覺齋至。及承差來。兩得書。甚慰。年伯母既能之閩。則無不可入京者。兄竟堅執不出。似亦過矣。每對弟問兄出處者。弟必以親老爲辭。蓋兄近來神王氣充。人人知之。弟不能作妄語也。兄若稱病。世之不病者何人哉。今日事體。兄既不可遽出。一二年間。儻有新命。幸毋過執。弟敢預勸駕焉。邸中近無他事。諸老務持重寬厚。但不喜聞深憂過計之論。顧涇陽一疏。可謂詳盡。想見之矣。弟猶然吏隱。學磨兜堅耳。凡舊時號相知。舉不足憑。一旦當事。又別是一種氣色。雖有忠言。無從而入。此古今通患也。傅愼所在南中書來云。兄及徐孺東、鄒南皐諸君子。一日不在朝。則一日不交睫。此兄欲進賢之切如此。乃報書甫去。而訃音至矣。宇宙間殲此良人。可爲世道一太息。弟嘗以此語爲當塗誦之。乃於徐鄒二兄。皆以歸未久爲說。似

亦非所喜者耳。猥巧易合。而介直難容。自古則然。奈何。龍沙高聖人出。兄堅臥不起。專意出世。既應此識矣。曩夜坐時。相對忘言。故不欲贅一語。今又不得暇耳。

答孟我疆

思兄不得一見。頃得手教讀之。有如面談。快慰何如。乃世事士風。有如來諭。可爲太息。得爲者既如彼。吾輩又浮湛散局。無能出一力。效一言。奈何。所可自盡者。惟黽勉問學。修德以待時而已。京中結會者十數人。如楊復所之超詣。沈觀瀛之堅忍。孟雲浦之眞醇。皆我益友。紛擾中每一相對。未嘗不心境豁然。而又惕然不敢自晝也。鍾文陸僅數會。可謂才與節兼者。恨卽有巡茶之行。周志齋又以路遠。不能數數就正。然嘗聆其半日語。所造深矣。兄春初幸一來。爲諸友領袖。吾輩宦游。卽不能遂行其志。然得與四方賢者相切劘。成己成物。必有所濟。當此學衰風靡。異說紛紛時。相與默默主持。使一綫之絡。不至遽絕。是亦仁人之心也。不猶愈於淵潛匡遯。獨善以爲高乎。願兄深思之。毋固必也。許敬庵向時見示。弟深辨之。似不見納。外近札四通呈覽。弟所見如此耳。幸賜批教焉。

答呂新吾

來諭謂弟以兄爲偏執。此語誠有之。蓋愛之深。故責之備。不覺妄誕至此。然非兄亦安敢爲此言也。向來議論。不能盡記。尙記一二語。請更申之。兄嘗問相天下當以何術。弟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

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以徇私敗之。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蚩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有行之者。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連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遽聽耶。弟反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爲然。故有似乎偏也。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弟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故中和致而位育自臻。盡其性而化育可贊。所謂易簡而理得者也。弟又反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爲然。故有似乎偏也。大都兄之意。謂爲治必有法度。爲學必有格式。弟則謂有美意。然後良法可行。有盛德。然後周旋中禮。其不同者如此。弟自省儻亦偏邪。是未可知也。夫心惟圓故神。方則滯矣。心惟圓故明。方則蔽矣。故天體圓而常運。日體圓而常照。兄謂道迷於執。德之不固。弟則謂執德貴弘。而病在於固也。荊公人品。豈不卓越當世。青苗之法。亦曾奏效於鄞。祇緣執之太偏。遂致貽禍無極。是不可不察也。兄今者分鎮一方。百萬生靈。倚以爲命。所期虛懷以接下。平易以近民。利所當興。必處置之得宜。弊所當革。必變通之以漸。貪殘必黜矣。而小過宜寬。法律必嚴矣。而人情當順。凡此皆兄之能事。而弟復云云者。始終盡兄之過於執。而不覺失之偏也。來諭甚眞切。故亦不敢以汎然寒暄語爲謝。

張陽和文選卷之三

序

長安會約序

夫爲仁由己而語稱以友輔仁人與己交相成也羣弟子而講道於洙泗自孔子始彼其時相規相勉用志不分而精神若一蓋肫肫乎其仁矣是孔子之教不倦也乃其所以學不厭也此學之脈自春秋以至於今有盛有衰有晦有顯有通有塞而卒未嘗絕焉道固未嘗絕也匪是則人心死人道息矣天地誰與參乎或者謂孔子不得位故講學以明道使其得位而道行則何事於講然吾未聞孔子爲魯司寇輒散其三千七十之徒噤其口而不講也夫學以資仕者也仕優而學吾猶以爲緩況仕而廢學乎哉嗟乎孔子不幸生於春秋然且伐木絕糧講學而無悔今吾儕幸而嘗盛世事明主日飽公饔曳佩而趨朝月不滿旬赴曹省而辦事日不過數十刻以其在公之暇相與聯四方之同志講明義理以陶鑄其情性養其眞純潔白之心以服乃官共乃職以自靖自獻於天子其聚不亦甚樂而其務不亦甚急矣乎會始於今年五月一陰始生賴衆正以克己也至十月而會者稍益衆於時有會約之申焉時屆仲冬一陽來復之候也諸友務各惕然奮其新圖幡然滌其舊染一念既興萬年不易庶幾哉人與己交相長也此謂求仁

此謂休復。此謂願學孔子。諸友孰非丈夫哉。毋多讓。

內訓序

予嘗讀二南詩。見其反覆咏歎。皆后妃夫人之德。閨門婦女之情。則展卷而思曰。嗟乎。明王道化天下。蓋必先於齊家。而家道睽、恆自婦人始。此女貞之戒。聖人所以惓惓歟。我成祖文皇帝纘緒之初。特命儒臣取劉向所載。編次成書。曰古今列女傳。其端本垂教之意。何甚殷哉。顧廟堂懿典。或閭閻所罕覩。而聖化日遠。俗益趨下。士大夫之子弟。猶有家塾。庶幾嚮方。而女師氏之訓罔聞矣。是以驕惰成性。華侈相高。敬順儉勤之風。寥寥無聞已。欲家之正得乎。予竊有憂之。暇日蒐拾經傳之遺。稍刪定之。輯爲內訓。其辭顯。其旨近。俾夫婦之愚。皆可以感而興焉。亦或正家之一助云耳。若夫以身教。不徒以言。於以遠追二南之盛。上副聖祖之心。則尤有望於自修之君子。

贈李源甫年丈序

李子源甫以給事中僉憲山東瀕行。過其友張子而別焉。曰。何以贈我。張子曰。子之令寶應也。起魚鼈之民而哺燠之。築長堤數十里以利漕。捍水而民不知勞。盡瘁五年而子不以爲滯。是既爲良有司矣。已而應召入諫垣。命朝下而疏夕上。言人所不敢言。頃又諫節省大計。忤旨幾獲罪。賴相師中解之。是既爲名給事矣。茲行也。舉其所效於一邑者以奠一方。舉其所議論於朝堂者。爲斯民櫛垢爬癢。俾得蘇醒。是皆子之所優爲也。吾何以贈子。無已。則益之以學乎。古之人學既優矣。然後仕。既仕矣。日孳孳於學。蓋學之

無時可已也如此。漆雕開之仕也。夫子使之矣。而開猶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言志。較之三子事功不逮遠甚。而夫子獨與之。後儒又謂二子已見大意。不知其所見者何以爲大。而三子何以爲小。安社稷之臣與天民之所造。不爲不卓矣。而孟氏終不以大人稱之。不知大人之所以異者何在。凡此皆學術大小之所由辨。可以心悟而難以言解者也。且夫談空說妙。而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者。是之謂詭口周孔而心蹻蹠。章甫縫掖而行商賈者。是之謂僞。懲詭與僞之過。而遂以爲學可不講。友可無會罔罔焉不著不察者。是之謂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而昧於上達。安於小成者。是之謂晝。詭也。僞也。蔽與晝也。其足爲學之病則均矣。源甫勉乎哉。必學大人之學。必見開點之見。誠有得焉。將陶鑄堯舜無難者。何有於一方哉。

記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今天下學宮。輒壞輒修。修必有記。蓋古今造士之制。與夫仁義禮樂之譚。章章較著矣。是歲戊寅春。山陰劉侯尙志。病學宮之蕪廢而重新之。已又置學田若干畝。以贍其師弟子。值時操急。節縮區畫者再。踰年而始就。侯之爲政。知所先務。而不憚其難如此。博士傅君某、李君某、黃君某相率詣予請爲記。勸侯之績。且以勗多士。予不敏。夫何言哉。予獨慨夫學宮之蕪廢者。可以振之而復新。若夫教化之日弛。士習之日

壞。則孰爲振之而新之也。蓋予不及見古人之盛。卽所及見。數十年之前。其師猶儼然日南嚮。以詔訓約束其弟子。其弟子猶俛然摳衣。執經史以拜起。揖遜於函丈之間。郡縣之庭。非有沈抑不得已之冤。不遽入。卽入。猶面赤流汗。將進而趦趄。其或墮其廉偶恣睢以自遂。則羣起而非之。至無所容。蓋教化尙存。其士務蹈方履潔。庶幾有古人之遺焉。距今時固近耳。何相去漸遠哉。今夫章縫之士。扼腕而太息。抵掌而巷議。孰不曰鄉舉里選之制不行。故好修者無以自効而氣益沮。科目之所取。詞章已耳。故士徒騖於記誦剽綴而學益浮。是又不然。夫選舉之制廢久矣。然士不患時之不我求。患無以應時之求。藉令國家舉行故典。一旦下徵辟之令。諸士試自審。其可以當德行藝術之選者誰歟。其可以應孝廉賢良方正之科者誰歟。語曰。羨魚莫若結網。蓋言豫也。諸士豈將有所待而始卒辦襲取以應之耶。科目之設。固止於詞章矣。然經史所陳。皆操行之楷模。師古之龜鑑。國家以此造士。固將使之目擊而心維。口誦而身蹈之。處以飭躬。出以經世。斯取士於學之初意也。吾邑往哲奮自科目者。磊磊可指數。無論古昔。且以近者言之。忠烈若陳公性善。儉素若司馬公恂。剛方若王公鑑之。恬退若陳公壯。清峻若費公愚。力學若蔡公宗兗。耿介若汪公應軫之數公者。卽以當前代德行之選。賢良方正之科。無愧矣。若是則科目豈能壞人耶。士自壞耳。故士誠自砥礪。卽科目猶之乎選舉也。不然。選舉行而徑竇開。其弊不有甚於科目者乎。夫芝蘭不擇地而芳。傑士不待時而奮。矧今聖天子日臨講幄。示天下以嚮學之路。羣有司務興學校。以後爲羞。諸士幸而當其時。忍自負之乎。繼自今。爭相濯磨。卓然記誦剽綴之外。步趨古人。下親師友。以求益。敦禮

讓而惜名檢毋自屈辱於郡縣之庭使士習與學宮而並新用彰一時教化之美他日出而肩荷當世建樹彪炳卽稽山之靈亦與有光焉豈非劉侯與諸博士惓惓之意歟予不敏且拭目以竢之

修復朱文公祠記

有宋朱文公先生以常平使者至吾越僅數月而講學敷政士若民交德之始爲祠祀於稽山既又爲紫陽書院元人吳衍記之詳已歲久且圮嘉靖初太守渭南南侯重新之祠之後爲尊經閣則文成王先生記之海內之所傳誦者也頃年執政以新法罷諸書院盡墮斥其所有於是稽山祠亦在罷中承斥者爲邑人吳伯氏其弟大司馬時爲侍郎數過余腕頓曰他祠可毀文公祠可毀耶第主者方銳甚不可撓吾已報伯氏令完屋與像待之矣久之某以使行而同年友戶部郎中蕭侯出知吾郡侯涇產也舊嘗學於□西而卓然有聲者司馬公曰可矣遂以屬侯侯既至會司馬公亦謝事歸而某又還自楚得繆相從臾乃以狀白兩臺兩臺謂司馬衙道誼甚高又謂侯初視郡能知所先亟嘉可之侯復以原直歸司馬役遂舉首新文公祠次脩經閣又以其餘屋五楹曰仕學所時時以政暇集諸生講肄其中工既竟謂某與聞始末宜有記且曰額則不復以書院以祠矣某喟然歎曰嗟乎道之廢興果盡係於天哉方其將廢也苟有其人調護於其間則不至於大壞而不可振及其將興也苟無其人焉亟爲之圖拘攣於已事玩愒於歲時時既易失迹益易泯然則其人之所係蓋甚重矣雖然祠之興也匪直崇賢抑以倡學也夫興祠易興學難興學易學而會於一難祠興矣儻學於其地者周孔其譚而蹻躧其行又或出口入耳漫焉無當

於身心。辟之百工。日居其肆。而皆竊不事事。又豈主人之心哉。某既幸道之將興。而又懼學者之怠且惑。故申告之若此。司馬公名兌。郡侯名良幹。前所謂其人者也。而同知季名某。通判楊名某。推官陳名某。山陰知縣張名某。皆共贊厥成者。於法得書、書之。

東游記

歲庚午春三月。陽和張子。挾策北上。遇海南黃子於維揚。聯舟行。旬日相與甚懽。黃子曰。予茲行。將謁孔林。登泰山。盡游諸勝而反。張子曰。是予素志也。願偕往焉。二十有六日癸巳。自濟寧登陸。趨曲阜。詰旦。詣宣聖廟稽首庭下。恍若瞻對。既而徧觀宗廟之美。弘敞壯麗。足稱聖人之居。蓋我明崇禮之盛。視先代有加焉。庭之前有夫子手植檜尚存。其榦不朽不僵。叩之作金石聲。按碑記云。檜之榮枯。視世運盛衰。高皇帝龍興時。忽發一枝。榮茂者數十年。其亦靈異矣哉。孔廟之東半里許。爲顏子祠。故陋巷里也。有陋巷井。泉冽而甘。飲之一瓢。欣然忘憂。獨恨顏氏子不復作也。出北門一里許。爲周公廟。敞宇頹垣。不蔽風雨。夫周公在當時。吾夫子所夢見之者也。而千百世之後。人之祠而祀之。其隆若彼。其替若此。謂夫子垂教萬世。而賢於堯舜。於此亦足徵矣。又數里。爲孔林。宣聖之墓在焉。周圍可二十頃。嘉樹錯陳。麋鹿嬉游其閒。咸若自得者。亦有子貢手植楷。墓側有廬。子貢所廬也。林距泰山百五十里。泗水環其後。洙水縈其前。九山其障。而泰山其祖也。名山大川。鍾毓靈秀。素王億萬載與天罔極。豈偶然哉。於是涉泗水。越濁河。抵泰山之麓。肩輿而上。逶迤二十里。當山之半。宋眞宗嘗駐蹕於此。爲御帳巖。旁有大夫松。僅存其二矣。黃子

曰甘棠勿伐思召公也是松也則奚宜存哉張子曰當秦政時諸大夫皆洶洶取容或反助虐焉獨此數君子挺然不屈默然守元不爲出一計畫一策爵而不有祿而不食卒以免禍謂秦之廉靖正直大夫非耶則千載而下人猶愛而衛之與甘棠埒宜也由巖而上出龍口陟十八盤山益陡峻如躡丹梯淩霄漢還睨平野奚啻萬丈又上則爲天門稍復夷坦山巔有碑曰孔子小天下處乃舍車而徒升其巔徘徊四望俯視八荒誠不知天地之大吾二人之小也始皇封禪碑亦在其處乃無一字可讀其右爲日觀峯遙望東海渺在烟霧中將遂宿焉以觀海日之上而山高風烈不能久留詢之守者云春夏雲霾日升多不可見乃齋興而止以俟他日秋高氣清庶幾一快覩也峯之前爲捨身巖深窅不可測愚夫匹婦往往捨身供佛須臾立死佛卒無救教化不明而邪道惑人乃至此良可慨已是晚返宿於山麓舊聞靈巖之勝心甚慕之乃繞出泰山之右踰長城嶺游於靈巖在四山之中草木蓊鬱果與塵境迥別唐太宗東征嘗留月餘手書御書閣三字寺僧尚珍收之其他奇蹟有若靈光石雙鶴泉魯班洞巖畢而暮明日戊戌爲四月朔步入靈巖最高處攀蘿而行一里許爲甘露泉有亭其上主僧蔬酒以待坐飲數酌復取泉啜之名以甘露甚稱又上里許爲石室絕幽勝禪僧數輩棲止其間相對而坐便欲忘去左有泉列石行數十步爲白雲洞寬可容數人時出白雲能致雨又上里許出是山絕巘爲證明龕一道士居之辟煙火者數年矣出黃精啖二子二子欲從之長往而未能也道士贈以詩曰修眞何必入深山要識無心卽大還一切機關都遣卻許君平地作神仙二子笑而受之遂辭去是行也往返旬日而游於聖人之門登於岱觀

於海。翱翔於洞天福地。歷覽古今蝌蚪篆隸之迹。比平生之所欲往而夢寐見之者。一旦身履其境。而目擊其盛。收山川景物之奇。而歸之肺腑。可不謂勝游耶。矧當清和之候。偕同心之侶。無所羈於外。無所營於中。寥然廓然。獨與造化游而萬物順。則又二子之所獨得。而同游者莫能窺也。黃子延陵逸士。長於詩。對景揮毫。述作甚富。張子不能贊一詞也。反而登舟。聊敘其事而記之。

游白鹿洞記

域中凡四大書院。予既游嶽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未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巍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縈繞其前。爲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益喧豗。如雷。名小山峽。跨溪爲橋者三。東西爲亭者五六。皆可游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爲之。又鑿石爲鹿蹲洞中。其上爲思賢臺。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爲祠。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室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圮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爲之三歎。蓋古之爲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衰。而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羣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未能無弊。乃其利爲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爲君子也。以是哉。且吾儒往往距佛老而外之。以爲抑邪而崇正也。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能

廬其居。而徒自廬其居以摧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曰。凡物之興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遽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規搆大抵皆百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傷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餼廩而德藝不修。游者盛騶從而聞閻爲病。學者趨終南之捷徑。教者鶩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游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祭文

哭楊椒山文　時年十九

椒山之上疏也。余在京師。親覩其事。每爲之惋憤不平。公囚五年。余寓京五年。訊之無恙。輒自慰。余於是秋方歸娶。而公訃已聞矣。嗚呼哀哉。路遠不能臨柩一哭。乃姑爲文以哭之。曰。嗚呼。謂天無意於斯人乎。斯人何爲而生。謂天有意於斯人乎。斯人何爲而死。吾於此蓋不能自解也。自古直臣死者非一。夫子獨擅其英。自古衰國。必殺諫臣。今天子聖明。而夫子適罹其刑。嗚呼天乎。何畀之厚而祐之薄耶。豈蒼穹之

無信抑黎庶之鮮緣當鸞氏之議和言官箝口而莫敢喧夫子激義而抗疏爲國忠謀而不復計夫沛顚意既左於權臣遂逢上怒而斥逐於遐邊既而奸謀發以遭戮乃上亦思夫子之言召自卑遠而貴近人方撫掌而慶其道將大展孰知碩鼠之倚社猶之乎昔日之奸夫子感主恩而思奮歷患難而節益堅將厲筆鋒以誅佞何遽爾長往而不返哉嗚呼夫子而今已矣有妻貞淑實內相夫子之賢方夫子之囚居夫人手貽以持身之編及夫子之臨刑夫人自誓以柏舟之篇嗚呼夫子忠直志遂雙節名完夫子固飄飄乎若羽化而登仙吾獨悲佞人之名與夫子之芳名而俱傳吾復悲斯世幸遇夫子而又不得一被其澤焉吾始至京師年方垂髫讀夫子之章而嗟歎覩夫子之事而悲感雖沮勢而志不獲通猶冀夫子之得脫而一面歷五載而同寓喜夫子雖幽囚而尙延夫何余方歸越而夫子遽有此慘嗚呼一時勁草千古名山夫子亦何憾而不快然於九原所慟者渺焉小子復何自而得與夫子一見也仰呼彼蒼惟默惟元盼望燕雲以高以遠嗚呼夫子今何爲乎誠散爲太虛與造化者游乎將結爲靈瑞以寓其精乎豈爲震雷爲怒電以泄其憤乎將爲悲風爲淒雨以鳴其哀乎豈爲神爲明以遂此正直乎豈爲鬼爲厲以殲此邪佞乎嗚呼夫子倏然逝矣冥冥茫茫果不知其何爲矣彼濁濁者誰與清之此皦皦者誰與翼之與言及此內若焚烈臨風一慟我腸幾絕嗚呼天有知可使夫子不復生耶

祭俞連山先生文

嗚呼吾兄以忠信之資篤實之學卓越之識果確之才乃弗獲一竟其志而遽至於是嗚呼痛哉吾兄早

歲多病。習養生之術者十餘年。既而幡然志於性命之學。奮然以聖賢爲必可至。毅然以道爲己任。勤勤懇懇。方將與吾黨講明切磋。以共進先哲之遺軌。二三年來。涉歷於師牧之任。勞役於案牘之煩。計兄慮日精。學日益粹。而某亦於頓挫疾疢之中。稍知警策。有所省悟。乃今北上。期兄入覲。當聚晤旅邸。以交質其所得。而甫入國門。訃音且至矣。嗚呼痛哉。某少吾兄二十年。幸以同年之後。愛我猶弟。而兄實我師也。有失必規。有過必告。兄常謂謂某常唯唯。蓋庶幾古人相與之義。將終身是賴。而一旦舍我逝矣。憶在乙丑之春。就試甫竣。吾兄拊我背曰。天欲大造汝。汝必未第。已而果下第。兄又拊我背曰。勉之。天果有意造汝也。嗚呼。言猶在耳。某即欲勉自振勵。以迄於有所成立。而兄且弗及見矣。聞兄司諭欒邑。未踰年而文教興。頃令肅寧。甫九月而均田興學。贍貧訓俗。德化洽百廢舉。士曰我師。民曰我父。蓋俎豆而尸祝之者比比矣。奈何不自愛恤。竭精殫力。晝夜不息。以殞其軀。嗚呼。是肅寧之士民無幸也。吾兄平居議論侃侃。乃今可謂不負所學。得正而斃。人之有生。其孰無死。生順死安。夫復何恨。某之所爲深慟者。非爲吾兄慟。竊以自傷也。某嘗取友於四方。蓋直諒切偲者百無一二焉。自兄之歿。有失孰與規。有過孰與告。有疑有得。孰與辨明而相長。嗚呼天固無意造我耶。何奪吾兄之速也。在禮。哭兄弟於廟。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某於吾兄。時而哭諸廟。時而哭諸寢。時而哭諸寢門之外。蓋情義兼之也。傳有之。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兄今已矣。某當夙夜孳孳。省愆畜德。庶不愧兄於重泉之下。惟兄有靈。其尚啓翼我。俾勿淪墜。迺其改操易志。貽知己羞。兄尚殛我於冥冥中。俾勿終於迷。若是則始終愛我。信不以生死隔也。嗚

議

薛文清從祀議

臣按孔庭從祀之典。其來遠矣。然歷觀往代。其人或毀而弗純。其制或舛而未協。先皇帝從輔臣之議。釐正祀典。進退沿革。無不當乎公論而合乎倫理。過前代遠甚。臣所爲當時恨者。獨我明從祀之臣。尙未之議耳。夫漢唐宋之世。其規模政治。萬萬非昭代比。迨乎元季。三綱斁矣。然而從祀孔庭者。代有其人。播之當時而人心知勸。垂之簡册而至治有光。其於風教。豈曰小補。我國家之興。既二百年。政治如此其隆。承平如此其久。其閒理學諸臣。豈無一二可以從祀者乎。而未俗多忌。盛典久曠。使萬世而下。謂昭代無人。臣竊恨之。薛瑄在孝廟朝。卽議從祀。嗣後言者屢屢。顧病瑄無著述。輒格不行。臣謂此不足爲瑄病也。夫漢儒之蒐輯聖經。唐儒之註疏聖經。宋儒之闡明聖經。彼皆當六經煨燼之餘。異說紛紜之後。聖人之道。幾於泯滅而不存。諸儒生其時。誠不得已而有所著述者也。自有宋以迄於今。訓詁大備。六經之道。昭然如日中天。而異說者無所容其喙。學孔聖者不務身體而力行之。而紛紛焉煩其著述以求聞於後。不幾於辭之贅而道之漓乎。昔宋之楊時。元之許衡。皆未有著述也。誠其道德不詭於孔氏。師範有裨於將來。斯足以從祀而無疑。而奚以少著述獨爲瑄病耶。臣按瑄自童髫以至沒齒。惓惓以聖學爲任。由修己以

至誨人。懇懇以復性爲功。精微未及乎程顥。而渾厚近之。貫穿未及乎朱熹。而篤信近之。讀書一錄。身心之體驗有徵。歷官四朝。夷險之操持無閒。是誠聖世之眞儒。孔門之羽翼也。臣謂宜如言官請。敕下禮部。進瑄從祀之列。舉二百年之曠典。以昭示萬世。無俾宋理宗專美於前。斯道幸甚。謹議。

說

遺子說

客有廣買田宅以遺其子者。其言曰。不如是。不足以遺吾子。張子聞而詰之曰。子之父遺子幾何。子之祖遺若父又幾何。客曰。吾祖所遺薄田敝廬耳。吾父始拓之。至予又拓之。張子曰。若是則安用子之汲汲焉爲若子謀也。客曰。夫人之子。亦安得人人賢且智。如吾父子之能自立者。張子逌然而笑曰。噫。子過矣。子過矣。子亦安可逆料汝之子之不賢且智。如若父與子之能自立也。而汲汲焉爲之謀耶。若子廣田宅以遺若子。而逆待之以不肖。遺之雖厚。待之實薄矣。且子既以不肖待若子。又安望若子以賢且智自待。而終守子之所遺也。夫我則不然。我將以賢且智待吾子。卽亡以遺吾子。視子之待若子。不已厚乎。客默然而退。

百鍊說

夫金之在鑛。其精內藏也。冶者內之乎鑪火。制之以鉗錘。而精美乃見。方其處烈燄之中。鉗錘之下也。甚

無樂乎爲金精美旣見而後乃知挫折鍛鍊之爲功也雖然是惟其質金也故鍊之而隨有成若耶之銅梁州之鐵卽且暮而鍊之千百焉可冀其爲金乎嗚呼吾於是悟學焉學之無成也非以其宴安逸樂之爲祟乎疢疾顚沛常人之所不堪而君子資之以鍊其心成其德者也雖然世之人攖疢疾遭顚沛者衆矣而聖賢其人不常有何也其志不先定也夫惟有聖賢之志以當憂患之衝而後挫之而益奮撼之而益堅不然彼其所鍊者何事卒又何成乎是故君子以此志爲精金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安而不敢恃也逆而不敢怨也安往而無成矣吾友錢子子明自少而長琢更家難而其志不衰者梅岡沈先生以百鍊名其齋而余爲之說如此子明子尙勉乎哉

甘節說二篇送孟子成

荏平孟子成氏令昌黎七年而遷廷平處於京師縕袍糲食蕭然環堵人曰子可謂苦節矣子成曰吾固甘之何苦焉亡何調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山海關當遼左之咽喉庶務盤錯或謂非節士所宜張子曰不然夫節之用豈獨可施於身哉推之以約束羣動振舉廢墜皆此物也顧其所以爲節者何如耳易稱甘節吉往有尙而夫子釋之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夫節而協乎中正則甘而不苦是故無往而不通也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而非以爲暴是故行旅之往來亦見其甘而不見其苦也子成行矣其尙以已之所甘者與斯人共之必協於中正毋蹈於苛必止於禦暴毋傷於察斯庶幾當於甘節之旨往亦有尙哉不然豈徒負於其官且有負於學也子成勉諸

夫節寧有二哉。矯而揉之則苦。順而安之則甘。甘苦之致。不繫乎所遭。繫乎其心焉耳。顏子不改樂於簞瓢。曾子曰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彼其雋永於道德有餘味焉。被服乎仁義有餘温焉。方將咀其所甘而失其所苦也。而又烏知其他。雖然二子豈徒自足於所甘而已哉。蓋嘗喟然精思。而苦孔之卓矣。蓋嘗三省其身。而日有孜孜矣。得之彌甘而求之彌苦。其苦也。乃其所以爲甘也。子不云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憤也。乃其所以爲樂也。茲非聖賢所以日新其德者與。子成力行如曾而沈潛如顏。其能甘二子之所甘也。我知之矣。抑猶有足於甘而不極其苦者。於其行。更進之以苦口。

內館訓言

萬歷戊寅秋。余奉命教習內館。蓋諸豎雖微眇。然必教之於童時。使知趨向。而後用之於他日。庶無愆違。此聖祖深意也。第往時率以尊官領之。而今則薄視其職。類用資淺者。又以五人輪番而入。分既不隆。任又不一。安望其有裨哉。余以爲任無大小。莫非王事。矧茲教習。所關係非淺鮮者。故每如期而入。於常課之外。擬爲訓言八條。曰忠、廉、誠、愼、慈、儉、謙、和。各系以詩。又摘史傳中賢宦事蹟。各爲訓解。日取一條。令年長二人。宣讀二徧。請童豎皆環立而聽。講畢。歌詩。皆同聲而和之。維時司禮老者。聞館中講且歌。並相讚歎。諸豎亦勃勃鼓動。儻行之二三年。未必無補萬一。惜余在館兩月。尋有管理誥敕之命。遂不復入所著訓言。僅僅數條耳。今錄於此。以告同心者。

忠訓　講者講此

凡爲朝廷臣子。無論官之大小。地之內外。皆當以盡心報國爲心。古人一飯不敢忘君。何況爾等自幼蒙恩選入掖庭。一飲一衣。皆是朝廷所賜。又特命翰林官教習作養。蓋欲爾等曉古今識理義。他日可稱任使。免於過愆。爾等受此天高地厚罔極之恩。可不焚香自誓。做箇忠良之臣。且說如何爲忠。只是一心爲著朝廷。不爲一己私圖而已。爾等今日聚於一堂。先須各存此心。他日一有官守。卽當各盡其職。或蒙主上簡拔。衣蟒腰玉。益宜殫竭忠貞。小心敬畏。不可怙寵自恣。或時命不齊。官職卑小。亦宜隨緣守分。思報主恩。不可少有怨望。或在主上左右。務要保祐聖躬。勸以親賢勤政。不可導以非義。或蒙差遣出外。務要簡約安靜。體恤小民。布宣朝廷德意。不可橫作威福。凡此皆是盡忠之事。爾等果能若此。則富貴可保於生前。名譽且垂於身後。豈不美哉。豈不榮哉。

訓忠吟　講畢歌此

聖主恩波海樣深。無分中外重詞林。欲將涓滴酬滄海。但願諸君矢赤心。
一飯之恩不可忘。君恩況乃比穹蒼。請看自古忠良輩。青史標題姓字香。

廉訓

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先守己以廉。其或敗名喪節。未有不由於貪者。官無大小。朝廷皆有俸給以養其廉。苟務省約。日用自充。此外妄求濫取。皆爲不義。非鼠竊於公家。則漁侵於私室。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忠良

之臣必不如此．且人之貪得無厭者．將爲目前計乎．則高堂大廈．夜臥不過一牀．五鼎八珍．日食不過一飽．一身之外．悉爲剩物．徒自營營．於我何益．將爲身後計乎．則貴賤同歸於黃土．貲財頓屬於他人．一身之外．盡將不去．向來碌碌．祇成一笑．以此兩端．日夜細思．則廉靖爲樂．貪黷爲憂．不待智者．當自瞭然．古昔中貴．如東漢丁肅等．以清謹稱．後魏趙海領節鎮．人或以賂干之．海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貪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受．皇太后聞之．獎賜甚隆．此等賢瑾．享福於當時．流芳於百世．乃是爾曹的師範．其尙勉哉勉哉．

訓廉吟

清白由來世所欽．莫將阿堵壞良心．古人見利能思義．留得芳名直到今．

誠訓

人生世間．處心行事．全以誠爲主．古聖賢立下撼天揭地的功業．也都從誠上起．若還不誠．則根本先壞．縱然用計用數．畢竟做不得好人．濟不得大事．且說如何是誠．只眞實不欺而已．即爾等蒙恩作養．選入讀書．若眞要自己進益．著實用功．眞要朋友大家進益．著實勸勉．後來受了官職之時．或管理事務．用心幹辦．或給事御前．加意保護．纔於道理上不安．斷不妄想．於法度上有礙．誓不胡行．這便是不欺而誠．若徒具目前．苟且塞責．專事機械．悖公營私．以小惡之無妨．謂非道之可妄．這便是欺而不誠．所以大學釋誠意．止說毋自欺．而孔聖人論事君．亦止說勿欺．夫臣而欺君．莫大之罪．在人豈肯蹈之者．始初只緣一

念不誠。以漸彌縫掩覆。便至不可收拾耳。今爾等正宜存誠不欺。立定根本。乘此時會。輔以才能。他日必然與國家出力。濟得大事。做得好人。亦不虛此一生矣。其相與勗之哉。

訓誠吟

愛國忠君仗至誠。休將一念壞平生。勿欺請繹宣尼訓。留取丹心答聖明。

五言古

自警

孔門務爲仁。孟氏善養氣。爲仁在四勿。養氣先集義。形色與天性。須臾豈相離。敬義日惺惺。千聖尚可繼。四海歸吾仁。浩然塞天地。鄒魯無芻蹊。夫道一而已。

賦得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陽烏競奔馳。明日猶今日。悠悠竟何爲。猗彼古聖賢。千載流聲施。惜陰共推禹。待旦亦稱姬。伊人未云遠。黽勉良在茲。修途始跬步。厚獲由耘耔。盍夜自鞭策。妙道庶能窺。斯理苟自信。安事求人知。青陽不我待。華髮忽已衰。中宵起徬徨。恐負平生期。

十月朔日課兒曹勉之以詩

古人惜三冬。茲辰乃其始。晨興展六籍。課爾二三子。糟魄非虛陳。千聖瀝精髓。豈伊蠛浮腸。可晰淵微旨。

勗哉日沈潛貫通庶可擬敷詞取達意愼勿競夸靡乘此風日佳焚膏足繼晷明師臨爾前自棄能無恥丁寧望爾曹毋墮前人美

容膝軒爲喻邦相賦

鯤鵬距爲大鷦鷯未爲小託身各有所乾坤何浩浩達人去健羨斗室自云好心閒境轉寬客稀花不埽小窗風日佳悠然此懷抱華屋多危機身安足爲寶我欲與之俱偃息以終老

七言古

惜陰篇

我聞大禹聖且神尙惜寸陰逾寸金寸金失卻猶可覓寸陰一去誰能尋惜陰惜陰寧獨禹古來大聖皆如此兢兢業業唐君臣昧爽待旦周父子我曹去聖應萬分更宜惜分如惜寸分積寸累日孳孳百鍊成鋼無利鈍此道本非難辟如一簣可爲山超凡入聖等閒事轉迷爲覺須臾間此道亦非易辟如九仞須一簣終身惕厲聖可幾一念怠荒功盡棄人生百年一瞬息纔見靑春忽頭白老大悲傷竟何益惜陰惜陰須早惜六尺之軀豈小哉頂天立地成三才何爲碌碌孤此生可憐飄忽同灰埃我行入楚歲未晏止今柳發春將半歲月蹉跎心獨驚此日此會良非漫惜陰自勉還勉君浮雲蒼素安足論惟有進修事在我可以千載流淸芬君不見陶與眞立功立德皆由勤儼然俎豆湘江濱彼何人予何人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張陽和文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元忭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